

传承

◇王留强



我的老家坐落在豫西南的一道丘陵上,村里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党员,十里八村都知道他的故事。村里人习惯叫他老党员,而不叫他的名字,就是因为他的党龄比较长,时时事事为别人着想。我依稀记得小学毕业时才知道老党员的名字叫王众。

在我的印象里,老党员个子不高,身体也较消瘦,但他步伐稳健,精神头很足,好像整天有忙不完的活计。他老伴眼神不好,很多细活无法去干,他成了家里家外一把手。当时,老党员在村里是党支部委员,在生产队里是仓库保管员,掌管着粮库和农具库。我上中学时,每逢假期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帮家人挣些工分。我们中学生每次使用完农具,总是随手一丢,就放回家了,老党员却从没指责和训斥过我们,他默默地捡起农具,归拢到库房里,第二天再一一发给我们。据说,他担任仓库保管员十多年,一件农具也没有损失过。乡亲们说,老党员是生产队里的好管家和铁将军。

老党员是个极富感情的人。1981年,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,我家原先的生产队也一一改制为村民组,土地、耕牛、生产农具等都要分到各家农户。那时我已经到部队当兵,后来听说,掌管了多年粮库和生产农具库的老党员,分库

前在库房里独自住了三宿。是啊,这些农具天天从他手上送出收进,他与那些农具有着浓厚的感情呀!三天后,他把库里的农具挨个儿擦拭干净,分给大家,而他却一件也没要。他家里使用的农具,都是后来从集市上自己买回来的。

老党员膝下有一女儿,端庄聪慧。那年正值妙龄,上门提亲的媒人颇多。据说媒人介绍的男方家庭条件优越的不可不少,但老党员总是婉言谢绝。村里人都说,看老党员要招个什么样的女婿。两三年后,他给女儿选的对象是本村的一个退伍军人,这女婿是在部队加入的党组织,但家庭条件很一般。亲戚们说,你得问问闺女,看她愿不愿意。老党员说,我和闺女早就相过亲了,女婿还是闺女的同学呢!找个党员女婿,心里踏实。老党员就是这么一个人,他自己

党员,对党员一百个放心。

我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后,有年春节从市区回老家探亲,在与家人闲聊时,偶然提及老党员。家人告诉我,老党员的老伴早去世了,女婿在矿上当了采煤工,女儿女婿一家也迁回县城好几年了,孩子让他去住,他却一直不愿意离开家乡。老党员有慢性哮喘病,咳嗽起来呼吸都很困难,由于常年耽搁,无法根治,去年底去世了。他临走前一再嘱托女儿女婿,按照县里的规定,自己走后不能再占用村里的土地。女儿含泪按照父亲的遗愿料理了后事,老党员是全镇第一个没实行土葬的农民。老党员走的那天,村里很多人自发前去悼念,对老党员的决定钦佩之至。

前年回县城,在一次乡亲会上,我邂逅了老党员的女儿,她已年近五十。在

这次聚会上,我听到一个更震惊的消息。而这条消息,因传统原因,老党员的女儿一直封存了很多年。那就是,老党员在生命的最后一息,还留下一句话,就是把自己有用的器官捐献需要的人。这在当时的农村,是想都无法想象的事。而这个意愿,女儿也帮父亲一一实现了。

听了这话,我不禁唏嘘。我记起她有一个儿子,今年应该也有二十多岁了。她回答说,二十六了,去年从部队退伍回来,经过专业培训,应聘到市里一家机械设备公司上班。我说,这挺好,以后你给他娶个媳妇,等着享福吧。正说话间,手机响了,她神情紧张地问了两句,然后脸上渐渐绽出灿烂笑容。放下电话,她叹了口气,孩子单位领导打来的,要我放心。我问,孩子这么大了,还有什么放不下的?她微微一笑,昨天孩子去郑州参加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活动,今天在医院终于捐献成功了。说完这话,她眼眶里涌出了亮晶晶的泪水。

一位平生清廉无私的老人,一位默然奉献的母亲,一个尚未相识的热血青年,他们平凡得像是广袤森林中的小树,普通得像是清晨草叶上的露珠,但却茁壮着我们民族的脊梁,传承着我们共和国的未来。

浦江之约

◇冯惠珍



1999年春,我平生第一次到上海,一路南下路过那里,仅作短暂逗留。依稀回望,不记得当时参观了什么景点,只记得面包车在高架桥上迷了路,兜了几个圈子后又回到原地,最后在一辆出租车的引导下才找到出路。这个经历成为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“刘姥姥”进“大观园”后的笑谈……笑谈归笑谈,我的内心却涌起莫名的伤感,那是烙在童年记忆里对上海挥之不去的情结。小学、初中和高中,每一阶段都曾有过上海籍的知青老师教过我,一旦踏上上海的土地,听到浓浓的沪语,我的神经和记忆便被触动和唤醒。

十七岁高中毕业不久我便参加了工作,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,每天上下班穿过母校校园是我的必经之路。偶尔遇见哪位老师,还能知道学校里老师们星星点点的讯息。之后,听说上海市落实知青政策,“返城大篷车”成为边疆一景,许多上海籍老师为重返故土费尽周折,付出了艰辛努力……之后,我离开故乡落户河南,世事变迁,各位老师便杳无音讯了……但不知为什么,在我内心深处却常常有一位念念不忘的上海人,她便是我的启蒙老师——朱爱珍。

循着这样的念想,2000年教师节前夕,我写下了《老师,您在他乡还好吗?》,被《平顶山日报》刊发,全文纪实的内容,难忘的情节,饱满的情绪,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共鸣和感怀,我更是在夜深人静时一边捧读报纸一边泪洒枕巾,因为那不仅仅是对老师的思念,更有对自己美好童年的留恋……

2001年底,我随市委党校的百余名学员赴上海学习考察,再次踏上这片热土。因为时间紧课程满,我所有的激动、兴奋和期待,只能汇集在《问候上海》的文章中了。我知道在上海,有我尚未实现的愿望,在上海,依然留着我深深的遗憾和无限的思念……

近几年,当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的歌曲叩响每个人的心扉之时,在河北工作的高中同学热心张罗了一场师生聚会,许多年不曾见面的老师、同学相聚保定。久别重逢,大家打开话匣子,陈年旧事几箩筐都装不完,我终于欣喜地获得了朱老师的确切消息,当即打通电话,当跨越了30多年陌生又熟悉的话音通过电波传来时,我当场激动地哽咽难语……保定聚会之后,找机会去上海看朱老师这一愿望再次提上日程。

2016年6月中旬,我获得了去上海复旦大学培训学习的机会,圆梦之旅开启。办好报到手续,匆匆吃过午饭,我便和同事在上海朋友的专车“导航”下直奔闵行区老师的居住地,朱老师的爱人黄老师已在小区的大门口迎接……

踏进朱老师的家门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鱼缸里翩翩起舞的热带鱼,它们灵动飘逸的身姿惹得我和同事啧啧称赞,和老师相拥问候后坐下,环视他们的居所,不只是亮堂,更多的是干净、整洁,完全可以用窗明几净、一尘不染来形容,待我“走走看看”卧

室、书房、厨房、卫生间的布局,它们的洁净程度绝不亚于星级酒店。小时候曾在朱老师家住过,那时就特别喜欢老师家中的饰品和布置,如茶几、30多年过去了,虽然两人都已年过花甲,但他们的家依然令我羡慕,无论是客厅居中的宽幅风景油画,还是沙发靠墙上方的绣品,以及橱柜里各款形形色色的工艺品、小摆件,都是那么美观、时尚、经典、温馨,这些不仅体现了他们热爱生活、用心设计装修的结果,更是他们在教书育人几十年中积累的智慧、阅历、欣赏能力、志趣品位的综合展现,让我不由得一遍遍感叹:“老师,你们真是处处值得我学习呀!”

品着朱老师亲手烧制的咖啡,积攒30多年的话题实在不知从何说起,任由记忆的浪花一层又一层卷过来漫过去……在来的路上我原以为自己会为某件往事唏嘘落泪,谁知我和两位老师说了笑、笑了说,滔滔不绝,全是欢声笑语……稍有空隙,朱老师又忙不迭地取出相册,里面全是她儿子、孙子以及像我这样来沪拜访的学生的照片。我们坐在阳台上一起翻看,提及每一张照片的背景,两位老师都如数家珍,特别是提及他们祖孙三代近几年在国内国外游历,老师的幸福和满足溢于言表,我的同事在一旁“触景生情”,一边抓拍开心的瞬间,一边赞叹两位老人精神矍铄、乐观豁达。

两位老师教书育人不仅为我们的童年时代洒满阳光雨露,时至今日,更以他们的师德人品,赢得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的爱戴,就在5月初他们家还接待了一批来自国内外的学生,可谓桃李满天下。作为他们众多学生中的一员,我此刻的拜访也是想回报老师当初的培养教诲,画圆心中那份期待和感恩的梦想!

站在阳台放眼望去,老师家居住的精品小区不仅有绿树绕湖的游园,更有举目可望的地铁站口。优美的居住环境、便捷的交通出行为他们营造了丰富多彩、有滋有味的晚年生活。他们睿智、从容地应对着繁华大都市的喧嚣和多变,紧跟时代的节奏和步伐,生活得有尊严有质量有保障,这不仅是他们这个大家庭“家和万事兴”的写照,更是上海市改善民生、发展经济、奋勇当先、提升市民生活的缩影,我为老师“安居乐业”的生活点赞祝福。热爱生活、创造生活、享受生活,老师又为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再启迪再教育的人生课。

相见时难别亦难,挥手,恋恋不舍;挥手,谆谆叮嘱。我们都约定着下一次的相聚不要隔得太久,不要等得太长。



激烈

◇孟玉璞

和朋友走在夜色里,像两条并肩击水的鱼。

我声变微,音调激昂,像张风的帐篷,呼呼而叫,鼓鼓作响,又夹沙砾石,激烈扬抑,只为白天遭遇的那些事!

狂风过后,我问她,遇到我所遇到的事,你会像我这样生气吗?她若无其事地回答,我不会。那你会怎样?我紧追不舍。

我会先思考正确与否。如果你是正确的呢?

正确也要心平气和,切不可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处理问题。她“呵呵”干笑一声:“你呀,还有点生呀!”

我愕然!激烈这个词,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这么多年,这时忽然异常清晰起来:那是一种火星四溅的碰撞,是两种力量的对垒对峙,是一种冲击力有多大,抵抗力就有多大的决战!如果在战场上,那必是你死我活的,是硝烟弥漫,刀枪剑戟,流血漂橛的混战厮杀,那场面必是惨烈的,忽然就想起岳飞的《满江红》来:怒发冲冠,凭栏处、潇潇雨歇。抬望眼,仰天啸,壮怀激烈。这是强敌入侵,雪耻报国的悲壮诗篇,虽肝胆沥沥,感人至深,江河直泻,铿然作金石声,但那悲是国破山河在的至深之悲,那壮是至悲之后的激发!虽然伟大,但是被强敌蹂躏践踏的壮丽山川已无可收拾!这里的激烈是一种怒发冲冠

麦秸垛

◇翟红果



麦收时节,作为一名从乡下走进城市的人,时常会怀念乡下的风景。

南风吹过,麦子熟了,满眼都是淋漓尽致的金黄。镰刀磨得锃亮,勤快的姑娘,憨厚的小伙,起早贪黑,收获的热情像一团火焰飘到身边。麦子运回打麦场,伴随着吱吱呀呀的石碾声,饱满的麦粒和秸秆分离。麦子颗粒归仓,而麦秸则被堆成一个一个小山似的草垛,成为乡间一道特有的风景。

为方便运输,也为了防火,打麦场一般都在村头。只要有场的地方,就会有一座一座的麦秸垛。一个村子,往往最先看到的就是麦秸垛,它的大小多少可以生动反映当年麦子的收成,也使人感受到这个村子的气脉和生息。

麦秸垛大多是长的和圆的。长的大气磅礴,像是粗犷的乡野汉子;圆的亭亭玉立,仿佛清纯朴实的农家姑娘。一个个饱满的麦秸垛站在偌大的场里,显得富足殷实,温馨恬静,青黄不接的日子宣告结束了。深秋初冬,水瘦山寒,炊烟袅袅,麦秸垛诗意向立于朦胧的村庄之中,又是一幅浓淡相宜的乡村水墨画。

垛麦秸垛是一门本事,要讲究技巧。它并不是一直往上垛,重要的是打好底子,堆加麦秸要匀称。豪气冲天、臂力超群的男人,一叉一叉把闪亮的麦秸挑上去,两三个人在上面一边垛,一边踩得紧密匀称,再由“造型师”在大约一人高的地方,刷出一圈整齐匀称屋檐式的线条来。这样垒起来的麦秸垛不怕风霜雨雪,而且美观,就像一件艺术品。为防止雨雪浸透麦秸受潮沤烂,要在麦秸垛最上面撒上一层厚厚的麦糠,用树枝覆盖,糊成一顶泥巴帽子,麦秸垛就挺立起来。以后的日子,阳光在那上面滚来滚去,转来转去,特别显眼,乡亲们远远眺见都会会心一笑,心里美滋滋的。

麦秸垛一个一个立起来,单调的乡村显得有了生机,孩子们也有

了活动的场所。夏天的夜晚,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在麦场,玩骑马打仗捉迷藏。骑马打仗由身强力壮的男孩子当“马”,身材瘦小、反应灵活的当“将军”,搏击起来很激烈,谁先摔下来,谁就是“败将”。我最喜欢躺在麦秸垛上,没风也不要紧。因为月亮升起来了,月光如水,沐浴着,就觉得清凉通透了。夏去秋来,小伙伴们摘一些尚未成熟的柿子深深地塞进垛里,过几天柿子就软了,可以美美地享受起来。冬日午后,我们小伙伴会和大人一起坐在麦秸垛前,要么牵拉着脑袋眯缝着眼睛,慵懒地晒太阳;要么优哉乐哉听大人扯着天南海北的话题,说到尽兴处哄堂大笑。该吃饭了,我们懒洋洋站起来,嘴里咿咿呀呀打着身上的草,打闹着回家。

麦秸垛是乡民最为重要的燃料库和资源库,农家生活离不开它。烙馍用麦秸,做饭靠麦秸当“引火儿”;鸡抱窝,猪生仔,靠麦秸做温暖的窝;脱坯、垒墙、盖房,拿麦秸和泥,瓷实坚韧,抹出的墙结实不裂缝,盖出的房也不容易漏雨。

麦秸,最重要的用途是耕牛过冬的口粮。麦秸用铡刀铡碎才能喂牲口。队里隔几天就要铡草。麦秸垛在自身重量的挤压下变得紧密瓷实,抓住一把麦秸用力拽,滑溜溜地发出轻微的吱吱声,简直妙不可言。铡草时,一人按铡,一人续草。麦秸铡得越短,牛越喜欢吃。有时候,在麦秸中拌上一些麦麸,它们吃得更有滋味。

故乡的麦子一年又一年成熟。云朵下面,村庄周围,麦秸垛铺展着、延伸着、成长着,一年又一年站起来。黄色的麦秸垛是乡间民歌中最抒情的一章,每当回家的时候,看见站在村头的麦秸垛,我的心就会慢慢安静下来。

正是有了这个金黄的季节,正是有了家乡的麦秸垛,才有了乡村日子的平和、充实与满足,才有了农民生生相依的家园和一日三餐的相濡以沫。也正是麦秸垛的存在,才使得农家院落的缕缕炊烟把乡村生活熏染成一道永恒的风景。

时光的小河潺潺流淌。如今,收割机轰鸣着从麦田碾过,村头没有了麦场,也没有了麦秸垛。但是,麦秸垛让我无法忘怀,它让我看到生活的美好与艰辛,感怀浓浓的乡情,感受流年似水,成为脑海里抹不去的背景。



蓝天

古国凡 摄



花海

刘玉和 摄

水墨淡韵金牛山

◇赵洪亮



坐在书房,手指敲打着键盘,金牛山那淡淡的韵色无法抑制地在体内蔓延,满山微红,其间绿叶,偶有黄花,白云悠然,山与心灵遥相呼应,催促着我再次探访这座灵山。

金牛山位于市区的东北部,山不高,蜿蜒起伏,形似一头昂首东望的金牛,因此得名。四月,我们来了。沿着盘山公路曲折向上,两边的石榴树叶叶盈盈弱弱,枝头上叶芽舒展,光线呵护着,淡淡的晕色泛着光亮,微风穿梭在小道林中,一切都是那样轻巧,到处氤氲着勃勃生机,惊喜于生命的原创。金牛山静谧、雅致、亲切,和我们的心一下子拉近了距离,快乐与我们一路同行向山坳走去。

其间打电话得知有同学在此养鸡,既然路过,少不了要骚扰一下。拐过一片杏树林,可见几处房舍坐落在山腰,白墙红瓦在淡绿的色泽映衬下,宛若画卷里晕开的笔墨江南,给人一种世外桃源悠然的静态之美。

是的,这就是同学的养鸡场,和城市里繁华浮躁的气息相比,这里才是陶冶情趣之地。一年不见,和他亲切的问候没有变,山风雕刻的脸庞透着健康,与以往臃肿的他判若两人。养鸡场规模不大,两只大白鹅摇摆着在鸡舍巡视,一只小黑狗咬碎了这里的宁静,让我感觉恍若隔世,真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。

房门前,高大的核桃树枝繁叶茂,几位好友围坐在树下木制的圆桌前,天南海北侃侃而谈,对于同学远离都市在山里独享这份田园生活,大家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。小风徐徐,撩动着树叶,吹来的是惬意。这里没有莺歌燕舞,没有霓虹车灯,却总能找到被绿色染染的宁静致远,让心悠然而那份浮躁得到舒展。真有些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情调……

同学说中午杀鸡摆酒,要用捞面条招待我们,手指西墙边的花椒树,要我们摘些嫩叶炒鸡蛋佐餐,我自告奋勇带领大家去采摘,一尺多高的植物貌似花椒,有女士质疑:“花椒叶不是这个样子的吧?”我自信地说,这是花椒的幼苗,摘吧。正当大家七手八脚忙着摘的时候,我同学笑着说:“你们

这帮‘白脖儿’,这哪是什么花椒叶啊,这是石榴树苗。错了错了。”大家哄然大笑,我则不服输地说,嗯,就是,我也看着不像啊,就想说呢,嘿嘿嘿嘿。笑声给这次旅行又添一味。

餐毕,稍事休息,向山顶进发。四月的金牛山是丰腴前的少女,与浓绿得透不过气的夏天不同,这里的核桃树、柿子树还很年轻,叶子淡绿中透着微黄与娇嫩,静静地惹人怜爱,最值得称道的是那些石榴树,一行行树影,都有五年以上的树龄。站在半山腰,晨雾散尽,阳光柔柔地洒在树林上,环顾四周,石榴树特有的叶芽形成一片望不到边际的淡红,仿若一挂巨瀑向山下飞泻。

路上,一棵参天白杨树上的鸟巢吸引了我,有一种冲动让我顾不上众人的反对,想爬上去看看究竟。你知道鸟巢是什么样子吗?我告诉你,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樣。决非奥运场馆的金属鸟巢可比。真正的鸟巢椭圆形,朝着天空的方向不是裸露的,而是用结实的枝条编织着,旁边碗口大小一个出口,这个鸟巢设计精巧,我想就算是风雨骤击的日夜也不必担心被撕破。住在这里,鸟儿温暖的梦一定和轻快滑翔的姿态一样安然自得。

三岔路口,大家分道扬镳,我选择一条碎石遍布的羊肠小道朝上爬,山虽然不陡峭,爬上去却也并非易事,一路小心攀行,其间找平展的石块小憩,不时可以看到一两株紫花摇曳在石缝里,小花无名,却一样舒展着属于自己的美丽。和绿柳沾亲带故的枝条扭动着腰肢,鹅黄的叶片萌动着一般精神,扩张着生命的原动力。季节转换的大山,我听到了来自土壤里啾啾的声响,周围衰败的高草里葱绿一片,桔荣在反差对比中体验着生命的轮回。飞鸟从头顶滑过,蓝天白云滋润着好心情。山风的细语,无声地讲述着山的厚重与灵动。

我曾想,地球上那么多山川河流,景象不同各有千秋,即便是这没有多少名气的金牛山,走近时也会被她的魅力所折服。因为她的一草一木是那样的自然,没有点滴粉饰做作的痕迹。不过,随着金牛山的开发,会不会破坏了这里的原生态呢,想着想着思绪中不觉有了几许悲凉的成分。登顶用了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。山顶开阔,放眼望去,金牛山水墨淡韵尽收眼底,风轻柔的,一种飞的想法在体内跃跃欲试,山雀驮着我的思绪在层林间滑翔,该是怎样一个世界啊,博大、辽阔,充满了生机。这一刻,品味金牛山绿韵初开的四月,我便是和山风同行的飞鸟;我便是和小草一起鼓掌欢笑的小花;我便是和大小一样心胸坦荡的小溪,让心中自然升腾的快乐与率真,风一样没有牵绊,自由流动……